

监视器后的每一双眼睛，见证着这座充满欲望、诱惑的城市
一只无形的手操纵错综交织的惊天阴谋

可以控制的人 无法控制的心

吕旭 著

控制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控制

control

吕旭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控制/吕旭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10

ISBN 978-7-5502-2044-7

I. ①控…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2503号

控 制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孙志文

封面设计: 王 鑫

版式设计: 李 萌

责任校对: 宋亚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93千字 1092毫米×787毫米 1/16 17印张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2044-7

定价: 36.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目 录

楔 子

现 在

1. 马克 / 003
2. 李可 / 054
3. DEVIL / 101

三年前

1. 马克 / 142
2. 李可 / 158
3. DEVIL / 176

十年前

1. 马克 / 196
2. 李可 / 218
3. DEVIL / 236

现 在

楔 子

天空是昏暗的，压抑得人想逃脱。

不知道何时起这座城市的天开始变得如此昏暗，年龄的孩子已然记不住阳光的味道，在他们的意念中，天空也许本来就是这个颜色。

有微风，空中飘着一只白色的风筝，跌跌绊绊地在空中摇摆着，控制风筝的线远远地延伸到地面，握在一个小男孩的手里。小男孩的眼神里没有这个年纪应该有的天真与活泼，像是一面镜子一样映着天空的样子，昏暗。

小男孩就那样安静地握着手里的风筝线，看着风筝在空中摇摆。

已经过了午饭的时候，小男孩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唤。爸爸刚把饭菜端上了桌，这时门铃声不合时宜地响了，爸爸和一个看不清面目的男人说了几句话，就把小男孩从后门支开。

“乖儿子，去公园玩一会儿，等等妈妈好吗？”

“可是妈妈要很晚才回来。我饿了。”

“那你去公园放会儿风筝，爸爸给你做炖排骨，好不好？”

“嗯。好！”

“嗯，儿子真乖。去吧。”

小男孩离开家的时候往门口看了一眼，那个穿黑色衣服的人进了门之后门窗都被爸爸关上了，他什么都没看到。

公园里的人不多，在城市的这个区域，住着的都是最无助的人，公园这种消遣的地方，自然冷清了很多。只是在很远的路边，有一些人，戴着帽子，或是用面纱

围住脸，仿佛是为了躲避什么，又或者是怕被别人看到了什么一样。整个公园里，只有小男孩一个人，看着天上的风筝。

风筝线突然断了，像是被别人硬生生地割断了一样，白色的风筝向远处飘去。

风筝飘落在小男孩家不远处的一棵树上，树是枯死了，白色的风筝挂在树梢上，随着风哗啦哗啦地响。小男孩仰头盯着风筝很久，他的个头太小，根本爬不上去。

小男孩走向自己家的大门，每走一步，那个大门里隐藏着的恐惧似乎就加深了一分。小男孩的脚刚踏上楼梯的那一刻，屋子里传来一声清脆的“咔嚓”声。

小男孩推开门走进餐厅，这是一个简陋而又拥挤的空间。饭菜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子上，小男孩的爸爸却躺在地上，嘴里死死地咬着一块毛巾。爸爸的身边，多了一把斧子。餐桌底下，放着一个凳子，凳子上有一条断开的小腿。那显然是小男孩爸爸把小腿放在上面，然后用斧子砍下来的。

小男孩的爸爸开始干笑。但是他似乎已经没有力气笑了，咳了几声，骨头完全断开尚还连着皮的左小腿从桌子上掉了下来，仅剩的那点皮被撕扯开，皮下的油脂还在粘连着。断开的动脉开始往外喷血，一股一股地往外喷溅。

小男孩的爸爸喊：“作孽啊，作孽啊！”

分不清是笑，还是哭了。

小男孩瞪着眼，傻傻地看着发疯了一样的爸爸，他被吓住了。

当然，他也不可能明白爸爸嘴里喊着的“作孽”是什么意思。

现 在

1. 马克

昨晚，马克和宓蜜缠绵的次数多得他自己都数不过来。

都说三十如狼，女人到了宓蜜这个年纪，都是欲求不满的。直到马克实在撑不住了，两个人才那么赤条条睡到了天亮。

马克平时不这样，只是因为他心里装满了事，这几天都堵在胸口，他需要发泄。第二天上班，马克还是无法排解胸口的烦闷，于是盯着办公桌上的水渍，开始数着滴下来的水滴。

“375”、“376”、“377”、“378”……

马克的办公桌头顶上正对着空调，空调坏掉了，往下滴着水，正对着马克的办公桌。

马克原本不在这里办公。今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7点半准时起床，洗漱完毕之后，在租住的公寓楼下买了一瓶牛奶就开始挤地铁。在地铁站里买一份当日的电脑报，看看最新的技术革新，卖报纸的大妈看都不看马克一眼，直接把报纸就塞了过来，马克扔下钱就进了地铁站。他看东西极快，往往在出地铁的时候就能够看完一整叠报纸，然后顺手扔在旁边的垃圾桶里。地铁站的墙壁上都被LED屏幕占满，甚至他们的脚下也不断地循环播放着广告。这个城市几乎被高科技所侵袭。出了地铁口，还会顺手给门口乞讨的一个大妈五块钱，小跑着进入市中心那栋最为豪华的大楼。

这栋大楼专属于EXR保险公司，这个城市里数一数二的企业。整栋大楼用最先

进的硅子面板玻璃和钢结构建成。虽然远处看去只是一个玻璃建筑，但是随着日出的时刻，大楼全身会幻化成不同的颜色，配合数字操控系统，整栋大楼的 360 度视角都成为 LED 屏，每天 24 小时播放着关于 EXR 的资料。马克抢先一步进了电梯，电梯里面有个人工智能的 LED 屏，虚拟的电梯柜员向马克问好。

“马克先生早上好。请问您去几楼。”

“13 楼。谢谢。”

“好的。”电梯开始往上走，马克走出电梯的那一刻，电梯柜员还送上了一句甜甜的“祝您工作愉快”。

马克进了办公室就看到自己的座位被清空了，保洁阿姨告诉马克，他的位子被安排到了最里面最中间的位置。那个位置正对着所有主管领导的办公室玻璃墙。马克走到新座位前，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桌子上的水滴，而是玻璃墙办公室里坐着的人。

是个胖子，正得意扬扬地啃着三明治。他叫许铭，和马克同一天做的一级业务员，但是早于自己一天升了职，成为自己的领导。许铭把马克安排到这个位置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马克天天看着自己，让马克时刻沉浸在羡慕嫉妒恨中。马克本来就瞧不起这个人，索性坐下来，数着桌子上的水滴，分散注意力，不去理会玻璃窗内那个很爱炫耀但是看起来很傻的人。

马克是主动把自己即将坐上的业务主管的位子让给许铭的，为此他在公司启动考核方案的那一刻，就懈怠了自己的所有业务，两个月以来，他经受的业务，除了给吴先生办理了一款 EXR 保险公司最贵的个人保险之外，再无任何亮点。这样的工作单，在 EXR 公司，按照规章制度是要被立即开除的，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可是马克的顶头上司朴丹思竟然网开一面地对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铭才得以有机会继续在这里折腾马克。

马克打开自己的电脑，连上网络，这是 EXR 最新引进的虚拟视觉电脑，没有显示屏，靠着桌子上隐藏着的触摸操控面板控制，所有的画面都是经过投射出来的，虚拟地呈现在使用者的面前，使用者配有视觉接收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一个人的隐私和安全。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高科技产品，马克依然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在和平银行的账户显示余额依然为：0.89 元。

而面前的这个虚拟视觉电脑系统，与设计和平银行安全系统的是同一家公司。

小数点之前的那个五位数的存款，全部不翼而飞。

两个月前，在马克刚刚办理完吴先生的人身保险之后，马克不多久就接到了第一个莫名其妙的短信。

未知号码的。

短信上指使马克将业务主管的位子让给许铭。

马克以为是别人的恶作剧，没有当回事。

于是他就发现了这个“恶作剧”的后果。

马克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几万块钱从银行账户不翼而飞。

那个未知号码告诉马克，这仅仅是开始。

马克找别人查过这个号码，没有任何的线索。看来这个人还是一个很好的黑客，把自己隐藏得很深。

马克去过银行，柜台职员说账户正常。

马克说不可能，几万块钱莫名其妙消失，很正常吗？

“先生，您账户的状态显示确实为正常，我们的记录显示您在过去一周的时间内在全城的四个取款机上取走了所有的现金。”

柜台里坐着的那个银行职员冷冷地给了马克一个略带不屑的表情。

过去一周，马克并没有取过钱。马克还没到忘事的那种地步。

很快，未知号码又给马克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开开心心对着镜头微笑的老太太，像个孩子一样。

这是珍丽。

马克把电话拨了过去。

电话无人接听。

马克挂掉了电话，短信就来了。

“照我说的做，否则……你懂的。”

马克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一个知心的亲友，即使那个和自己上了无数次床的宓蜜也不是。这个世界上，马克唯一牵挂的就是珍丽。她是他的一切。

于是马克真的按照那个神秘信息说的做了。

他消极对待工作，两个月，他从最优秀的人，跌落成倒数第一，连宓蜜都很诧异。

账户里的钱还没有回来，马克很担心这个人说话不算话。他已经按照要求让出了位子，因为没有业务量，他这两个月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快乐之家早晨又打电话过来催了款，下午让马克必须把欠的钱全部缴清，否则就开始赶人。

马克在等。焦灼地等。于是他又开始数着水滴。

“亲爱的，你没事吧？”

马克摇摇头。自己起床上班的时候宓蜜还在睡着懒觉，这个时候已经化好了妆站在自己的身边。

宓蜜看着马克不开心的样子：“别瞒我了，你肯定出什么事了才把业绩搞得那么差。你跟我说说，看我能帮你什么。”

“没事，没事，我只是有点累了。”

许铭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办公室门口，气势昂昂地看着他们俩。马克和宓蜜贴得太近，以至于那种情欲很远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咳咳……”

许铭故意咳了两声。

“宓蜜，麻烦来我办公室一下。”

宓蜜也是许铭的下属，这种正常的工作要求，没理由拒绝，也许按照宓蜜的性格，如果许铭换个时间问自己，他的下场就是被宓蜜冷冷地泼一脸的水。

宓蜜进了许铭的办公室，许铭进屋之前对着马克比了一个“有种你揍我”的表情。马克虽然肚子里有火，还是送给了他一个微笑。

许铭进屋之后，办公室的玻璃墙就自动切换成了不透明的锡纸层状态，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里面的状况。

账户里还是没有任何的动静。马克有些急了。

马克掏出手机，拨了那个号码。

这一回，接通了。

“马克，看一下你的账户。”

声音是处理过的，像是机器的声音，冷冷的。

说完一句话，电话就挂掉了。

那个人知道马克的名字，看来他很熟悉自己。

他把电话放下，正要打开电脑，紧接着就看到宓蜜冷着脸地从许铭的办公室里出来了。许铭办公室的门敞开着，许久没有动静。马克好奇地伸长了脑袋往里看了看，许铭一头果汁，狼狈地用面巾纸擦着。

马克笑了笑，显然，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感觉。

账户余额显示：42300.89。

马克呼出了一口气，索性，钱回来了。

马克看着那个手机，想了一下，重新拿起来，重新拨了回去。

接通了。

“喂，您好。”是个女人的声音，还很甜，只是很熟悉。

马克一回头，突然看到公司前台的女孩正拿着电话说：“喂，您好，这里是 EXR 公司，请问您是……”

还没等马克反应过来，话筒里又出现了别人的声音。

“喂，您好”，是个男人的声音；

又出现了很多人的声音，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喂，您好……”

“喂，您好……”

“喂，您好……”

“喂，您好……”

……

马克环顾了一周，全办公室的人都在接电话。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在自己的电话听筒里出现。五花八门的声音混杂成了像是菜市场一样的轰鸣。

“喂，你他妈是谁！说话！”这个声音特别的刺耳，在所有声音中频率特别的高。

马克知道这是谁，他扭头看向公司最里面的豪华办公室，公司的老板朴丹思正对着手机发脾气。

马克连忙挂掉电话。

全公司的人都拿着出现盲音的电话不知所措。

马克站在人群中间，刚才发生的一幕让他感到恐惧。

他低下头小心地看了看手里的手机。

又来了一条新短信：马克，下不为例。

马克浑身上下感到凉飕飕的，冷汗直冒。

马克莫名其妙地被一个人给控制住了，更可怕的是，控制自己的人知道他的一切，而马克却对对方一无所知。

马克走到 EXR 大楼的落地窗边，透过玻璃看着外面的这个世界。这个城市被各种高科技的东西所替代，所有大楼的上面都成了 LED 广告牌，变换着无数的光影，这些大楼都有一个钢筋水泥的内心，这一切都显得光怪陆离。马克俯瞰着这个几乎没

有了人情味的城市，看着街道上那些川流不息，彼此却互不相识的人群，这些人中也许就有一个人正在控制着自己。但是除了这些之外，马克隐隐地觉得还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马克突然觉得有点晕，他捏了捏头。

他的背后，是那个还在对着三明治大快朵颐的许胖子。

几天之后，确实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印证了马克内心隐隐的那种猜测。

出事的那天。马克早晨上班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一些不对劲。

到了中午他才发现，那个一直对着自己得瑟的胖子上司许铭竟然破天荒地异常安静。正对着马克办公桌的那个办公室密不透风，没有任何动静，整个一上午许铭都没有出来过。

到了下午，马克隐约感觉自己的心跳加快，心律不齐，就像是大灾难之前的生理预兆一样。许铭的屋子里还是没有任何的动静，马克怀疑许铭今天根本就没有在办公室里。

马克找宓蜜说肯定要有事情发生。

宓蜜不信。马克说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预感，他肯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宓蜜把手放在马克的胸口摸了半天心跳，最后蹦出了一句。有点风骚的模样。

“是我让你感到心动了吗？”

宓蜜妩媚地解开了胸口的一个扣子，赤裸裸的调情。

马克没有心思顾及这些，紧紧地皱着眉头，眼睛赤红，好几天他都没有睡好，脸色很不好。

“没关系的，你能出什么事？”宓蜜柔媚眼神地看着马克。

“会不会是我的业务上的问题？”马克猛地一抬头，看着宓蜜。

“马克，你确定不需要看医生？你最近的压力有点大。”

马克有些神神叨叨的模样，像是得了多动症一样，不断地晃着手：“宓蜜，我可以肯定，今天一定会出事，而且是我要出大事。”

宓蜜走到马克后面按住了他的太阳穴，一轻一重地按摩着：“马克，你不能这样疑神疑鬼了，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马克闭着眼，在宓蜜的按摩下，他情绪好多了。

然而，真的被马克言中了，EXR 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事情。而且，发生在了马克的身上。

宓蜜给马克按摩的时候仔细地看看马克那张胡子拉碴的脸，对于宓蜜这种人来说，这样的熟男倍有吸引力。宓蜜长得不丑，也很有韵味，在 EXR 又因为她掌控着泰哥进出口公司的所有保单，让她的钱途一片光明。这样的白富美确实不缺年轻男人在身边转悠。可是宓蜜就像是品尝过了人世间情和爱的所有苦痛一样，她偏偏对眼前这个略显颓废而又事业无成的马克情有独钟。为此，她甚至拒绝了公司法律顾问，同样有着富硕身家的康拉德的主动约请，当着对方的面，光明正大地牵着马克的手一同走出公司大楼，坐上同一辆车。

马克的呼吸变得均匀了，宓蜜看着这张有些消瘦的脸，倍感心疼。但是她对着毛边胡须的嘴唇更感兴趣，禁不住，她的头开始变低，往马克的唇上凑过去。

电话是一个很喜欢打断情调的东西。

马克感觉到裤兜里的电话在响。马克掏出手机。

未知号码。

马克知道有事情要发生，完全顾不上宓蜜的感受，直接拿着电话出了宓蜜的办公室。

马克接听了电话。

“喂。”

“马克。”

还是上次的那个声音，处理过的，像个机器一样的没有任何感情因子。

“是。”

“钱收到了？”

“是。”

“你知道我可以现在再次拿走你的钱。”

“别，千万别！”

马克确实害怕了，下午他就必须把钱给快乐之家送过去，不然，珍丽会有很大的麻烦。

“去许铭的办公室。”

马克看着门紧闭的办公室。

“这不好吧。”

“办公室里没人。”

马克看着许铭的办公室，接听着手手机，他尝试性地往反方向走。

“去许铭的办公室。不要耍花招。”

马克停下了脚步。

“你为什么要找上我？”

“你不用知道。”

“为什么要去他办公室？”

“你不用知道。”

“你……”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账户。”

马克一听，脸变了色，连忙跑回办公桌，打开电脑，连上网。

账户确实又被清空了。

“如果你没按照我说的做，明天快乐之家就会发生一场大火。”

“你！你为了什么？”

“我说过，你不用知道。你还让我再说几遍！”

这个人显然发怒了，他的音量提高了好几倍，经过处理之后，就像是刺耳的电流声。

马克的耳朵被弄痛了，他闭着眼，捂着耳朵。

“去许铭的办公室。”

马克停在原地，他在犹豫。

“我能看到你的一举一动。”

马克瞪大了眼，这确实让他很诧异。他在原地转了几圈，周围都是忙碌的同事。必蜜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很焦灼地看着自己，最远处，朴丹思和康拉德在办公室里说着什么，从表情上看得出，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一向好脾气的朴丹思开始拍桌子了，那个娘娘腔的康拉德也不再像平时那样嚣张地跷着二郎腿，而是像个孩子一样低着头挨骂。

若是平时，马克早就笑出来了。这时候的状况不对。

马克又绕了好几圈。

“别看了，你找不到我。”

马克确实没发现有人在看着自己，但是他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

监控摄像头。

办公大厅四周环绕着一圈这样的摄像头，时闪时灭的红灯告诉马克，它们都在

正常工作。

马克盯着离自己最近的摄像头看。

“不用看我。”

电话里的人给了马克一个确认的信息，他确实通过监控在“看着”马克。

“你是谁？”

“重要吗？”

“我想知道。”

“你是想看到大火是吗？”

马克承认，这个人抓到了自己心底的软肋，珍丽对他来说，大过一切。

“去许铭办公室。”

马克像牵线木偶一样地按照这个人说的去做。

许铭办公室里确实没人，一切都干干净净的。

许铭虽然胖，但是确实是有洁癖的。电脑关着，所有的文件和柜子都是整整齐齐的，这是许胖子每一天下班之前整理好的，这是他的习惯。马克知道许铭办公室这几天都没有开过门，也就是说，许铭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

“许铭哪里去了？”

“这个我会知道吗？”

马克这个问题问的确实有些多余，这个神秘人也许只用通过监控就可以知道许铭不在办公室。

“我进来了，要我做什么？”

“文件柜，找到一个红色的文件夹。”

马克在文件柜上最显眼的位置看到了这个红色的文件夹。

EXR公司的规定来说，红色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只有两种：紧急的和极度重要的。马克刚要打开看。

“你不能看。”

马克很想看，但是神秘人这么说了，他只能照着做。

“下一步。”

“碎纸机。”

“所有文件？”

“是。”

马克不知道这个神秘人为什么找自己来做这件事，也不知道许铭这个文件夹里到底装着什么东西，但是他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对于这个神秘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

马克打开碎纸机，打开文件夹，确实有很多的文件。但是他知道头顶的摄像头那边有个人在看着自己，他无法一页一页地翻开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

“马克，我是在帮你。”

“帮我？”

“做完这件事，你会得到10万块钱的补偿。快乐之家不是一个适合老人待的地方。”

“那我是应该谢你了？”马克一边开始毁掉那些文件一边搭着话，言语有些嘲讽的意味。

“不用。毁掉这些文件，你就能拿到那些钱。”

马克知道，他不可能不照着做，否则，大火。

三年前，他的老家莲板，同样发生了一场大火，烧掉了整个莲板。以至于那些莲板人直到现在都不得不四处流浪漂泊。

马克没有考虑太多，把文件拿出来，一擦一擦地塞进了碎纸机。

有一张纸条掉了出来，是许铭助理写的临时日程安排。那笔迹马克是认识的。

马克对这个本不感兴趣，没想看，但是捡起来往碎纸机里扔的时候，他还是瞟到了上面的几个字。

“12点，莲板轧钢厂。”

纸条是红色的，说明是周四的日签条，三天前的记事签。

许铭正好三天没来上班。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马克没当回事，把纸条塞进了碎纸机。

“马克，我帮了你一个大忙。”

“你什么意思？”

马克听着话筒那边的语调，冷冷的，透着诡异。

“你记住，你欠我一个人情。”

电话挂断了。

留给了马克一个大大的疑问。

马克回到自己办公桌的时候，就看到了电脑桌面不知道被谁换了桌面背景，是一个带着小丑面具的卡通人物，面具上是小丑标志性的笑脸。但是在马克看来却有

些毛骨悚然的感觉。

马克尝试着打开银行账户，余额是：142300.93。

小数点前后都改变了。前面多出的10万，那个神秘人兑现了自己诺言，后面的那个数字，也许是利息。

马克虽然心里满满的全是疑问，但是他心里还是比较开心，起码这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了。马克拿起电话给快乐之家打电话。

“喂，快乐之家吗？我是5床珍丽的儿子马克。我现在给你们汇钱，给我一个银行账户好吗？”

马克在便签纸上记录着账户。

“喂，不好意思，还想和你说一个事情，珍丽的房间里天花板有点漏水，你能找人来修一下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的屋顶漏水难道不该修吗？”

马克显然受不了电话那边人的语气，一脸不爽。他看到朴丹思的助理走进了许铭的办公室，正在接电话，他也没在意。

“可是你们是收了钱的，不应该把这个弄好吗？”

过了一会儿，朴丹思的助理从许铭办公室急匆匆地跑了出来，怀里抱着一堆碎纸条。马克看到了，心里一惊，这正是自己刚刚碎掉的东西。

电话那边还在啰唆。

“你别那么多废话了，赶快修好，钱我来出！”

马克的语调提高了很多，然后挂掉了电话，注视着那个助理一脸慌张地走进了朴丹思办公室。马克心里怦怦直跳。

也许这才是真正要发生的事情。

马克坐在办公桌边心神不宁了一整天，不断地看到各种公司高层进进出出朴丹思的办公室。朴丹思那个单薄的身板站在落地窗前显得很无助的样子，马克从朴丹思用力按脑门的动作中意识到了事情的重要性。

马克刚给快乐之家那边转去了珍丽的护理费、住院费以及修房顶的费用，朴丹思站在她办公室的门口向马克招了招手，示意马克来她办公室一趟。

马克知道躲不过，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办公室里除了朴丹思就是那个虽然娘里娘气但是还算很有本事的法律顾问康拉德。